

梁启超全集

第七集

论著七

梁启超 著

汤志钧 汤仁泽 编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梁启超全集

第七集

论著七

梁启超 著

汤志钧 汤仁泽 编

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『梁启超全集』（14ZDB042）成果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梁启超全集. 第七集, 论著七/梁启超著; 汤志钧, 汤仁泽编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8. 3
(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)
ISBN 978-7-300-16843-2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②汤…③汤… III. ①梁启超(1873—1929)-全集 IV. ①B259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1257 号

策划编辑 王琬莹 杨宗元
责任编辑 吴冰华



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梁启超全集 第七集 论著七
梁启超 著
汤志钧 汤仁泽 编
Liang Qichao Quanjì Dì-qī Jì Lunzhu Qi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邮政编码	100080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	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 010-82501766 (邮购部) 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1770 (质管部) 010-62514148 (门市部) 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85 mm×26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8 年 3 月第 1 版
印 张	31.5 插页 3	印 次	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498 000	定 价	8980.00 元 (全二十集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*

《国风报》叙例 [1910年2月20日]	1
说国风 [1910年2月20日]	9
读日本大隈伯爵《开国五十年史》书后 [1910年2月20日]	17
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 [1910年2月20日]	20
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 [1910年2月20日]	23
现今全世界第一大事 [1910年2月20日]	32
英国政界剧争记 [1910年2月20日—4月10日]	34
宪政浅说 [1910年2月20日—4月10日]	47
说常识 [1910年3月2日]	61
地方财政先决问题 [1910年3月2日]	66
读农工商部筹借劝业富签公债折书后 [1910年3月2日]	69
谘议局权限职务十论 [1910年3月2日、4月10日]	77
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 [1910年3月11日]	84
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 [1910年3月11日]	87
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 [1910年3月11日]	92
国会期限问题 [1910年3月11日]	96
锦爱铁路问题 [1910年3月11日]	99
满洲铁路中立问题 [1910年3月11日]	106
论地方税与国税之关系 [1910年3月21日]	109
改用太阳历法议 [1910年3月21日]	112
国民筹还国债问题 [1910年3月21日]	114
西藏戡乱问题 [1910年3月21日、3月31日]	123

* 本集梁启超文章皆录自《国风报》，按出版先后排序，如有确切写作年、月、日者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。

各省滥铸铜元小史 [1910 年 3 月 21 日、3 月 31 日]	130
官制与官规 [1910 年 3 月 31 日]	138
张恰铁路问题 [1910 年 3 月 31 日]	143
城镇乡自治章程质疑 [1910 年 3 月 31 日]	148
改盐法议 [1910 年 3 月 31 日、4 月 10 日]	152
双涛阁时事日记 [1910 年 3 月 31 日—4 月 30 日]	161
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 [1910 年 4 月 10 日]	173
台谏近事感言 [1910 年 4 月 10 日]	176
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 [1910 年 4 月 20 日]	180
再论筹还国债会 [1910 年 4 月 20 日]	184
新军滋事感言 [1910 年 4 月 20 日]	191
再论锦爱铁路问题 [1910 年 4 月 20 日]	194
中国古代币材考 [1910 年 4 月 20 日]	195
国家运命论 [1910 年 4 月 30 日]	207
军机大臣署名与立宪国之国务大臣副署 [1910 年 4 月 30 日]	215
驭藏政策之昨今 [1910 年 4 月 30 日]	217
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[1910 年 4 月 30 日—9 月 4 日]	219
币制条议（上）[1910 年 5 月 9 日、5 月 19 日]	335
湘乱感言 [1910 年 5 月 9 日、5 月 19 日]	358
读《度支部奏报各省财政折》书后 [1910 年 5 月 19 日]	366
读《度支部奏定试办预算大概情形折及册式》书后 [1910 年 5 月 29 日]	368
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 [1910 年 5 月 29 日—9 月 4 日]	372
米禁危言 [1910 年 6 月 7 日]	386
论直隶湖北安徽之地方公债 [1910 年 6 月 7 日]	390
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 [1910 年 6 月 27 日]	401
读《币制则例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 [1910 年 7 月 7 日、7 月 17 日]	413
时事杂评二则 [1910 年 7 月 17 日]	431
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 [1910 年 7 月 27 日]	433

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 [1910 年 8 月 5 日、8 月 15 日]	453
德国胶州湾增兵问题 [1910 年 8 月 15 日]	462
节省政费问题 [1910 年 8 月 25 日]	463
资政院章程质疑 [1910 年 8 月 25 日]	472
朝鲜灭亡之原因 [1910 年 9 月 14 日]	477
日本并吞朝鲜记 [1910 年 9 月 14 日、9 月 24 日]	483

《国风报》叙例^{*}

[1910年2月20日]

天相中国，诞膺我德宗景皇帝，滂沛德音，布立宪之政，以垂诸无穷，而施诸罔极。今上皇帝善继善述，申明成典而光大之，将以开百王未有之治，而膺率土具瞻之望。圣神文武，重熙累洽，自古圣贤之君，其体国子民之业，布在方策。若夫公天下之盛心，与夫措施规模之宏远，则未闻有圣圣相继如今日者也。盖闻诸《书》曰：众非元后何戴，后非众罔与守邦。伏惟我德宗景皇帝、我今上皇帝所以覆帡吾民而勤育之者，既已仁至义尽而无以复加，自今以往其果能厝国家于长治久安，以远慰在天之灵，而近纾宵旰之忧与否，则举国百僚士庶之责也。

夫立宪国之君主，其神圣不可冒犯之实，远过于专制国，故决无或负政治上之责任，而一切用人行政，当由政府大臣任其劳，其有阙失，亦惟政府大臣尸其咎。苟为政府大臣者，唯阿谀进退不事事，而仍以衡石量书之役，重劳君上，或举措乖方，贻误国家，则托于奉令承教出纳王命，不自引责，而使君上代吾受过以为民怨府，此皆所以贼害皇室，而与立宪主义最相反背者也。坐是之故，今后之为政府大臣者，苟非精白乃心，有富贵不淫、威武不屈之节操，常惻然以忧天下为心，而舍私利以徇国家之急者，则不容滥竽于其位，固不俟论。然又非仅能是而已足也，必其识足以通古今之变，洞庶民之隐，知四国之为，然后能审时度势以定一国政治之鹄，而无或举标而遗本，图小而失大，见近而忘远，然后能使一方之福与全国之休常相调合，使百年之计与救时之策各适其宜，此以言乎施政之本原也。

若夫如何而能网罗俊杰使之在位，如何而能董率百僚使咸率职，内而政府全部，如何而能统一之，使权限各伸而步趋罔歧；外而国民议会，如何而

^{*} 录自《国风报》第一年第一期，1910年2月20日（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）发行。收入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之二十五上。

能应对之，使嘉谟毕采而横议不行；下而大小僚属，如何而能导督之，使治具日张而官邪无作。恒视此十数大臣之器量才略，而一国之荣悴兴替托命焉。其他一切官吏，其最急者，当务德性纯白、忠于厥职，亦固无论，而又须于今世所谓普通常识为士大夫所不可阙者，皆能知其崖略，而于其所司之本职，尤须能深明国家所以建置委任之意，于其中条理纤悉周备靡不察究，而广之以阅历，厉之以精进，然后举国有方新之气，而庶绩奏咸熙之实。若是乎，立宪国之政府大臣及一切官吏，其责任如此其洪大，其资格如此其严重也。

若夫吾侪小民，其在畴昔，则出粟、米、麻、丝作器皿、通货财以事其上已尔，谨身节用媚兹一人以俟驱策已尔，寒则待上之为我衣，饥则待上之为我食，患难则待上之为我捍，邪僻则待上之为我坊，故礼乐沿革、刑政宽猛，壹皆委诸肉食之谋，而无取为出位之议也。

至于立宪国民则不然，国家画出行政权之一部分责诸地方自治，而使之助官治所不及。吾既为城、镇、乡一公民，则城、镇、乡政之得失，吾与有责焉；既为府、州、县一公民，则府、州、县政之得失，吾与有责焉；既为省之一公民，则省政之得失，吾与有责焉。不宁惟是，数月以后，朝廷将使吾民举其贤者以入于资政院，数年以后且使之为独立之一下议院，而举凡一国之大政，皆将于此取进止焉。使国民而能守政治上之庸德，具政治上之常识，则其行此参政权也，必能匡政府之不逮，而进国家于安荣；其行此自治权也，亦必能造一方之福利，而置群庶于衽席。而不然者，或聚武断乡曲之辈而为污吏傅之翼，或群放恣横议之徒而为乱民赍之粮，两者之性质虽绝相反，要其不为国家之福而为国家之祸则一也。若是乎，立宪国之国民，其责任又如此其洪大，其资格又如此其严重也。然则自今以往，我政府大臣、一切官吏及我国民，欲求所以践此责任而备此资格，其道何由？曰：是贵有健全之舆论也已矣。^①

夫立宪政治者，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。先帝知其然也，故大诰曰：“大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。”^②盖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、资政院，乃至将来完全独立之国会，凡其所讨论设施，无一非舆论之返照，此事

^① 叙例“天相中国，诞膺我德宗景皇帝”起至此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未载。

^② “先帝知其然”至“公诸舆论”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未载。

理之至易睹者，无待赘论。即政府大臣以至一切官吏，现已奉职于今日预备立宪政体之下，则无论若何强干，若何腐败，终不能显违祖训，而故与舆论相抗，此又事势所必至者也。夫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，固若是矣，然又非以其名为舆论而遂足贵也。盖以瞽相瞽，无补于颠仆；以狂监狂，只益其号呶。俗论妄论之误人国，中外古今数见不鲜矣。故非舆论之可贵，而其健全之为可贵。健全之舆论，无论何种政体，皆所不可缺，而立宪政体相需尤殷者，则以专制时代之舆论不过立于辅助之地位，虽稍庞杂而不为害；立宪时代之舆论常立于主动之地位，一有不当，而影响直波及于国家耳。

然则健全之舆论，果以何因缘而始能发生乎？窃尝论之，盖有五本：一曰常识。常识者，谓普通学识，人人所必当知者也。夫非谓一物不知而引以为耻也，又非谓穷学理之邃奥析同异于豪芒也。然而自然界、社会界之重要现象，其原理原则已经前人发挥尽致，为各国中流社会以上之人所所能道者，皆须略知之。又本国及世界历史上之重大事实，与夫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，其因果相属之大概，皆须略知之。然后其持论乃有所凭借，自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，而不然者，则其质至脆而易破，苟利害之数本已较然甚明，无复辨难之余地，而欲陈无根之义以自张其军，则人或折以共信之学理，或驳以反对之事例，斯顷刻成齑粉矣，此坐常识之不足也。二曰真诚。《传》曰：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，不诚未有能动者也。夫舆论者非能以一二人而成立者也，必赖多人，而多人又非威劫势胁以结集者也，而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，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是。诚欲其如是，然后舆论乃生，故虚伪之舆论未有能存在者也。今世诸立宪国，其国中之舆论大率有数派，常相水火，然倡之者罔不以诚，诚者何？曰：以国家利害为鹄，而不以私人利害为鹄是已。盖国家之利，本有多端，而利又恒必与害相缘，故见智见仁、权轻权重，感觉差别异论遂生，而莫不持之有故、言之成理。若夫怀挟私计，而欲构煽舆论，利用之以供少数人之刍狗，则未有能久者也。三曰直道。国之所贵乎有舆论者，谓其能为国家求多福而捍御其患也。是故有不利于国民者，则去之当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然凡能为不利于国民者，则必一国中强有力之分子也，故必有柔亦不茹、刚亦不吐，不侮鰥寡、不畏强御之精神，然后舆论得以发生。若平居虽有所主张，一遇威怵则噤如寒蝉，是腹诽也，非舆论也；甚或依草附木，变其所主张者以迎合之，是妖言也，非舆论

也。四曰公心。凡人类之智德非能完全者也，虽甚美，其中必有恶者存；虽甚恶，其中必有美者存，故必无辟于其所好恶，然后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见。若怀挟党派思想，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，一切深文以排挤之，或自命为袒护国民，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不问是非曲直，不顾前因后果而壹惟反对之为务，此皆非以沽名，即以快意，而于舆论之性质，举无当也。五曰节制。近儒之研究群众心理学者，谓其所积之分量愈大，则其热狂之度愈增，百犬吠声，聚蚊成雷，其涌起也若潮，甚飙散也若雾，而当其热度最高之际，则其所演之幻象噩梦往往出于提倡者意计之外，甚或与之相反，此舆论之病征也。而所以致病之由，则实由提倡者职其咎，盖不导之以真理，而惟务拨之以感情，迎合佻浅之性，故作偏至之论，作始虽简，将毕乃巨，其发之而不能收，固其所也，故节制尚焉。

以上五者，实为健全舆论所不可缺之要素，故命之曰“本”，而前三者则其成全之要素，后二者则其保健之要素也。夫健全舆论云者，多数人之意思结合，而有统一性、继续性者也；非多数意思结合，不足以名舆论；非统一、继续，不足以名健全。苟缺前三者，则无所恃以为结合意思之具，即稍有所结合，而断不能统一，不能有力，其究也等于无有。如是，则舆论永不能发生。舆论永不能发生，则宪政将何赖矣？苟缺后二者，则舆论未始不可以发生也，非惟可以发生，或且一时极盛大焉，然用褊心与恃客气为道，皆不可以持久。故其性质不能继续，不转瞬而灰飞烟灭，而当其盛大之时，则往往破坏秩序，横生枝节，以貽目前或他日之忧。如是，则舆论不为国家之福而反为病。舆论不为国家之福而反为病，则宪政益将何赖矣？然则今日欲求宪政之有成，亦曰务造成健全之舆论而已矣；欲造成健全之舆论，亦曰使舆论之性质具此五者而已矣；欲使舆论之性质具此五者，亦曰造舆论之人先以此五者自勉而更以之勉国人而已矣。

夫舆论之所自出，虽不一途，而报馆则其造之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。吾于是谓欲尽报馆之天职者，当具八德：一曰忠告。忠告云者，兼对于政府、对于国民言之，无论政府或国民，苟其举动有不轨于正道、不适于时势者，皆当竭吾才以规正之，而不可有所瞻徇容默，不可有所袒庇假借，而又非嬉笑怒骂之谓也。嬉笑怒骂之言徒使人怨毒，而不能使人劝、使人惩。且夫天下虽至正之理、至重之事，而一以诙谐出之，则闻者亦仅资以为谈柄，而吾

言之功用，损其什八九矣。所谓不诚未有能动者也，以勤恳惻怛之意将之，法语巽言，间迭并用，非极聋瞶，固当一寤，如终不寤，非吾罪矣。二曰向导。向导亦兼政府、国民言之，今兹之改革政体，实迫于世界大势，有不得已者存，政府、国民虽涂饰敷衍者居大多数，然谓其绝无一毫向上欲善之心，亦太刻论也。顾虽曰有之，而不识何途之从，掖而进之，先觉之责也。斯所谓向导也，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，择途至精，然后有以导人，否则若农父告项王以左，左乃陷大泽矣。又必审所导之人现时筋力之所能逮，循渐以进，使积跬步以至千里，否则若屈子梦登天，魂中道而无杭矣。故向导之职为报馆诸职之干，而举之也亦最难。三曰浸润。浸润与煽动相反对，此二者皆为鼓吹舆论最有力之具。煽动之收效速，浸润之收效缓。顾收效速者，如华严楼台，弹指旋灭；收效缓者，如积壤泰华，阅世愈坚。且煽动所得为横溢之势力，故其弊之蔓延变幻，每为煽动之人所不及防；浸润所得为深造之势力，故其效之锡类溥施，亦每为浸润之人始愿不及。此两者之短长也。四曰强聒。所贵乎立言者，贵其能匡俗于久敝，而虑事于未然也。夫久敝之俗，则民庶所习而安之者也；未然之事，则庸愚所惊而疑之者也。惩其所习安，而劝其所惊疑，其自始格格不相入宜也。是故立言之君子，不能以一言而遂足也，不能以人之不吾信而废然返也，反复以谏。若孝子之事父母，再三以渎；若良师之诱童蒙，久之而熟于其耳，又久之而饫于其心矣。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，《风》人之旨也；宁适不来，靡我不顾，《小雅》之意也。五曰见大。社会之事至赜也，其应于时势之迁移，而当有事于因革损益者，不可胜举也。今之政俗，其殃国病民者，比比然也。豺狼当道而问狐狸，放饭流歠而责无齿，决蔑克济矣，故君子务其大者、远者，必纲举而目始张，非谓目之可以已，而先后主从则有别矣。六曰主一。楔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，狐埋狐掘，效适相消，今之作者其知悔矣，故必择术至慎，持义至坚，一以贯之，彻于终始。凡所论述，百变而不离其宗，然后入人者深，而相孚者笃也。若乃阘阘杂报，专务射利，并无宗旨，或敷衍陈言，读至终篇不知所指，或前后数日持论矛盾，迷于适从，此则等诸自郅可无讥焉。七曰旁通。吾言舆论之本，首举常识。夫常识者，非独吾有之而可以自足也，舆论之成，全恃多数人良知之判断，常识缺乏，则判断力何自生焉？必集种种资料以馈之粮，使人人得所凭借以广其益而眇其思，则进可以获攻错，而退

可以助张目矣，而所馈之粮，能否乐饥，是又在别择之识，非刻舟所能语也。八曰下逮。下逮云者，非必求牧竖传诵，而灶婢能解也。吾国文字奥衍，教育未普，欲收兹效，谈何易焉。若惟此之务，必将流于猥褻，劝百讽一而已。虽然，即以士大夫论，其普通智识程度亦有限界，善牖民者，其所称道之学识，不可不加时流一等，而又不可太与之相远。如相瞠然，常先彼一跬步间斯可矣，吾超距而前，则彼将仆于后矣，恒谨于此，斯曰下逮。若夫侈谈学理，广列异闻，自炫其博，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，此则操术最拙者也。

吾窃尝怀此理想，谓国中苟有多数报馆能谨彼五本而修此八德者，则必能造成一国健全之舆论，使上而政府大臣及一切官吏，下而有参政权之国民，皆得所相助、得所指导，而立宪政体乃有所托命，而我德宗景皇帝凭几末命所以属望于我国民者为不虚，而国家乃可以措诸长治久安，而外之有所恃以与各国争齐盟。吾念此久矣，国中先进诸报馆，其果已悉与此理想相应与否，吾所不敢知。然而声期相应，德欲有邻，驩驩十驾，不敢不勉，爰与同志，共宏斯愿。自抒劳者之歌，冀备辘轳之采，十日一度，名曰《国风》，所含门类，具于左方：

自我天覆，油油斯云，大哉王言，其出如纶，录“谕旨”第一；
三年蓄艾，一秋餐菊，杜牧罪言，贾生痛哭，录“论说”第二；
见兔顾犬，知人论世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录“时评”第三；
他山攻错，群言折衷，取彼楚梲，振我宋聋，录“著译”第四；
料民问俗，纤悉周备，网罗日知，以供岁比，录“调查”第五；
谋及庶人，周知四国，十口相传，一树百获，录“记事”第六；
李悝六篇，萧何九章，式我王度，示我周行，录“法令”第七；
山公启事，子骏移书，征诸文献，以广外储，录“文牒”第八；
如是我闻，其曰可读，《梦溪笔谈》、亭林《目录》，录“谈丛”第九；
梁苑群英，建安七子，其风斯好，其文则史，录“文苑”第十；
小道可观，缀而不忘，九流余裔，班志所详，录“小说”第十一；
大叩大鸣，小叩小鸣，既竭吾才，求其友声，录“答问”第十二；
东方画像，摩诃声诗，溯洄可从，卧游在兹，插录“图画”第十三；
文约义丰，语长心重，宿儒咋舌，老妪解诵，附录“政学浅说”第

十四。

都凡十四门，每十日一卷，卷八万言，年为三十五卷，三百余万言。

释例二十三凡。

凡十日内“谕旨”全录，尊王也，若篇幅不给，则以晚出者移于次卷。

凡“论说”，本报之精神寓焉，其对象则兼政治上与社会上，政治上者纳海当道也，社会上者风厉国民也。其选题则兼抽象的与具体的：抽象的者，泛论原理原则也；具体的者，应用之于时事问题也。凡政治上所怀之意见无不吐，而于财政及官方特先详焉，救时也。凡社会上所睹之利病无不陈，而于道德、风习三致意焉，端本也。

凡“论说”之文，短则不达，长则取厌，故最长者不过登三次而毕，其有未尽，则更端论之。

凡“论说”所论，则事之应举措者也；凡“时评”所评，则事之已举措者也。

凡“时评”，就国中所已举措之事而论其得失，而旨于规正者什八九，盖其举措已当，无俟规正者，则亦无俟谏颂也。惟舆论有抨击政府而失辞者，时亦为政府讼直。

凡“时评”，于外国大事，时复论列，《传》曰：国之强也，邻国有焉；国之亡也，邻国有焉。吾国人忽诸，是乃所以不竞也。惟评外事，则不及语其得失，惟推论其影响所及者。

凡“时评”，不攻击个人，非避怨敌，以得失之大原，不在是也。

凡“论说”及“时评”，皆不徇党见，不衍陈言，不炫学理，不作诤语，谨“五本”，务“八德”也。

凡“著译”，皆取材于东西各国新出报章之“论说”，其专书亦间采焉，皆当世之务而作者之林也。

凡时贤伟论，与本报宗旨可以相发明者，则归诸“著译”。

凡“调查”，亦兼政治上、社会上两方面，其资料或由自搜集，或取材于外报。

凡“记事”，分本国、世界两科，“本国记事”之目，曰“宫廷恭纪”，曰“用人行政”，曰“立法司法”，曰“国际交涉”，曰“财政生计”，曰“海陆军事”，曰“运输交通”，曰“金融货币”，曰“农工商矿”，曰“教育警

察”，曰“地方政务”，曰“边防藩属”，凡十目，其“世界记事”则以国别。

凡遇有重大事件发生，为国人所宜特留意者，则为“特别记事”，无之则阙，事过则止。凡“特别记事”，每追叙原因、推论结果，与“时评”相辅。凡“特别记事”，置于普通记事之前。

凡“记事”，皆为秩序的、系统的，以作史之精神行之。

凡“法令”，已奏准公布者录之。

凡“文牒”，有用者录之，“时评”所纠者，录其原文。

凡“谈丛”，无体例，无系统，自理想、考据、掌故、文艺，乃至中外异闻轶事，随笔所之，智识之渊、趣味之藪也。

凡“小说”，聊备一格，无以自表异于群报，如其改善，愿以异日。

凡“答问”，对于本报所持之义、所谭之学有疑难者，移书相质，则答之，其太洪大之问题、太琐末之事项，则不答也。

凡“图画”，或名人画像，或历史遗迹，或胜地风景，采择插入。

凡“附录浅说专书”，实本报同人呕心血之作，专务输灌常识于多数国民。其体裁则以至浅之笔，阐至邃之理，以至约之文，含至富之义；其种类，则首宪政及国民生计，以次及财政、地方自治、教育、法学，乃至自然科学等。

凡全卷各门类所论述，恒互相发明。

凡每卷皆备十四门，但材料或有余于篇幅，则“调查”、“法令”、“文苑”、“答问”、“画图”间阙焉。

说 国 风

[1910年2月20日]

(上)*

昔先王陈《诗》以观民风，吴季札观《乐》，一则曰：“美哉渊乎！忧而不困，其《卫风》乎？”再则曰：“美哉，泱泱乎！大风也哉。”盖既积民以成国，则国内之民之品性、趋向、好尚、习惯，必画然有以异于他国，若此者谓之“国风”，国风之善恶，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。故季札观《风》，以推知各国存亡之数，短长之运，未或有忒，而中外古今之言治本者，亦罔不致谨于是。

夫古代则邈矣，第弗深考，若并世荦荦数名国，盖莫不各有其国风以矫然自异，而其国之所以能独秀于世界者，恒必由此。英人尊阅历、重实行，虽屡挫折，靡或退转，而惟期成于厥终。其治事也，以为事前而计虑之，毋宁事后而审察之。彼非先定一原理原则，乃始应用于实际，盖行诸实际而有成之后，乃推求其所以获成之原则，而应用于第二次者也。故其遇事也，恒冒险以进取，而无或长虑却顾于事前，以沮其迈往之气，而既已为之。则虽累失败而决不肯废于中道，惟案其失败之所由，徐徐改作以底厥成而已。故其保守之性，与其进取之性相引而俱强。他国虽有良法美意，苟非经英人实行而有效者，则不屑学也；其所实行而素习，虽他国人群起而非笑之，不屑顾也。其国内个人之相视也亦然，人人各自磨炼于阅历而务实行，故不倚赖他人，不为他人所阻挠。惟其如是，故亦不阻挠他人，亦不恃人之倚赖我，以自为重；惟其如是，故并政府亦非所倚赖，并政府亦不得妄干涉个人，而人人皆有轩轩独立求其在我之概；惟其如是，故其政治上之意见不轻相让，而亦不屑诡道以相争，常有两大政党堂堂正正互相督责、互相补助，以图国家之进步。此英国国风之大凡也。

* 录自《国风报》第一年第一期，1910年2月20日（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）发行，署名“沧江”。收入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之二十五下。

德人反是，德人盖全世界最好学之国民也。其性迟重而矜慎，将有所兴作，则必先求其原则，审之至当，乃始从事，故常于事前预卜事后之成绩，常以先见防弊于未然。其秩序常整齐严肃，而决不许有一度之失败以耗费其精力。往往有期成于数十年后之事业，而数十年前举国已讲求而播植之。惟其然也，故凡百皆仰先觉者之向导，皆赖政府之指挥，其人民不肯妄作聪明，以致甚嚣尘上，而亦以学术、政治皆务核名实，故一切矫诬浮夸之言行，不能见容于社会。惟其然也，故有不学，学则必能；有不谋，谋则必周；有不战，战则必克。彼义务教育之制，全国皆兵之制，皆自十九世纪之初，率先他国以行之，而收其成于六七十年以后。以五旬之力，而夺奥国之霸业，以七月之力，而使法国为城下盟，皆谋定后动，而决胜远在事前。其他举措，无大无小，无公无私，莫不有然。此德国国风之大凡也。

若夫法人，则又与彼二者异。法人凡事先求原理原则，而常赖国家之指挥向导，颇与德人相类，顾无德人服从秩序、沉毅负重之美；其喜事而敢于进取，视英为近，顾无英人百折不回之概。故其奋发也易，其沮丧也亦易。虽然，法人有一特性为全世界人所莫能逮者，则其感觉之敏与愿力之宏也。法人之思想透明洞达，而气魄复能吞吐一世，无论何种理论，一入法人之意识，则不旋踵而煽播遍于全欧。中世十字军之举，屡倡不成，及法人被选为教皇，遂能使十数国之君主人民，咸集其麾下，七兴大军，以开欧洲一新局面。法国大革命所倡“三权鼎立”说、人民主权说、自由平等博爱主义等，英国则于十七世纪已疾呼之而实行之矣。顾英人仅认为本身固有之权利，而法人则指为人类自然之权利，故英国之革命，虽亦尝放弑厥主，其迹大类法国，而他国未尝一受其影响，法人衍之，则全欧风靡，更展转簸荡以及于全世界。盖应用原理以现于事实，法人所最擅长也，而其病也在浮躁而骛于感情，故基础不坚而难以持久。此法国国风之大凡也。

俄与美建国日浅，日本虽古国，然晚近仅乃统一，故之三国者，其国风皆未甚成熟。虽然，於菟生七日，而已有食牛之气，其得力所在，固可察见也。美人本英所自出，其性之受于英者最多，然英人尊阶级、务形式，美人则重平等、乐简易，此其所以异也。美人盖全世界中最务实之国民也，故其学问之发明，虽视欧洲诸国瞠乎其后，及其应用科学于实际，则举诸国未有能及之者。俄国于全欧最为晚达，殆如豫章之木，生七年然后可识。若其坚

忍强固，不汲汲于近功小利，取势常甚远，而得寸得尺以期大成，则诸国所不逮也。日本人最长于模仿性，常以不若人为耻，人之有善，则急起直追之若不及，而凡有所效，必实事求是，以得其真似，锐于进取而勇于舍短。此美、俄、日三国国风之大凡也。

之六强国者，虽其国风互有长短得失，然皆能善用其长，而有以自得，又有六国所同具之美风二焉：曰重名，曰爱国。彼其人非不好利，然好利不如其好名，苟于其名誉有所点污，往往不惜牺牲身命以恢复之，若徇财而隳名，则社会所不齿也。其人非不爱身，然爱身不如其爱国，国家有难，争匍匐以救之；居恒党争虽烈，一旦有事，常能蠲弃小忿，协同一致，以外御其侮。此则六国者之所同也。

彼其国惟有此美风，故能整饬其制度，滋长其学艺，浚发其富源，强劲其军旅；内之人人各遂其生，而外之则举其国以左右世界。世界列国虽百数，而为重者不过六七，盖有由也。若夫西班牙、葡萄牙之国风，好虚荣而勇私斗，故虽尝雄霸宇内，及一蹶而不能复振，其殖民之建国于美洲者，虽号称共和立宪，而日寻干戈，民不聊生。土耳其之国风，迷信而过于服从，蛮勇而疏于实务，故日蹙百里，不自振拔。犹太之国风，嗜利无耻，故国亡而永不克复，其民漂流四海，无寸土以托足。高丽之国风，惰而不事事，好小利而喜倾轧，常倚赖他国以求庇我，故数千年不克自立，而长为人役。由此观之，则国家之盛衰兴亡，孰有不从其风者耶？

我国积数千年之历史以有今日，而结集此最多数之国民，以享有此最形胜之国土，则我先王先民之遗风，其所以诒谋我者，当必有在，而今也我国国风，其有足以夸耀于天下者否耶？以视英、德、法、美、俄、日则何如？以视西、葡、土、犹太、高丽则又何如？嗟乎！国于天地，必有与立。我国人安可不瞿焉以惊蹶焉以兴也。

(中)*

国之有风也，将一成而不变耶？抑因时而屡易耶？曰：天下变动不居之物莫如风。夫既谓之“风”矣，则安有一成而不变者，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

* 录自《国风报》第一年第一期，1910年2月20日（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）发行，署名“沧江”。收入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之二十五下。